

十三經注疏

一百四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上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孫奭疏

趙氏註

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以為黃帝之時人

妻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

疏

正義曰前章首論滕文公問以古道故以滕文公為篇

乃成方圓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名篇  
篇孟子首言離婁之明故以目為篇題次於滕文公問以古  
道是亦反古道者莫大乎明也遂次滕文公之篇所以揭離  
婁為此篇之題此篇凡云十章趙氏分之以為上下卷此卷  
只有二十八章而已一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二章言法  
則堯舜鑒戒桀紂三章言安仁在於為仁惡弗去則患及其  
身四章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五章言天  
下國家本正則立本傾則陪六章言巨室不罪咸以為表德  
之流行可充四海七章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  
下無敵八章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九章言水性趨下民樂  
歸仁十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十一章言親親教長  
侯奇劉表 郊林重衣 司

近取諸已十二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  
身十三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十四章言聚斂富民棄於  
孔子重人命之至者十五章言知人之道十六章言人君恭  
儉率下後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十七章言權時之義嫂溺  
援手十八章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十  
九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二十章言小人為政不足問非  
君正國定下不邪後二十一章言不震獲譽不可為戒求全  
受毀未足懲咎二十二章言言出於身不惟其責則易之矣  
二十三章言人患在為師二十四章言尊師重道二十五章  
言鋪啜沈浮君子不與二十六章言無後不可二十七章言  
仁義之本在孝弟二十八章言天下之富貴不若得意於親  
其餘三十二章分在下卷不無叙焉。註離婁至題篇。正  
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山南  
望而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不得使離未索之蓋其人也離  
朱即離婁也論語第十篇首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其旨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

成方負

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

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師曠晉平公之樂大師也其聰至聰不用六律不能

正五音六律陽律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堯舜之道不以仁

政不能平治天下

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

今有仁心仁聞

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

道也

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後世之法也

故曰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

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所行

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專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者也

聖人既竭目力

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

也

盡已目力續以其四者方圓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

既竭耳力焉繼

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音須律而正也

既竭心思

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盡心欲行恩繼以不

忍如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

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

功多矣

是以惟仁者宜且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

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眾人也

上無道

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

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

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



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

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

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與喪無日矣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

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與亡在朝夕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

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

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詩大雅板之篇天謂三者級

但為非義非礼背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

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

謂行堯舜之仁是為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勉之

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為賊其君也故有恭

敬賊三疏曰此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固由先三禮義

者之義為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

道化行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

方員者公輸子曾般魯之巧匠也孟子謂離婁明雖足以察

秋毫之末公輸子其性雖巧然不以規矩之度不能成其方

圓之器規所以員也言物之員者皆由規之所出也矩所以

方也言物之方者皆由矩之所出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

能正五音者師曠樂官名也孟子又謂師曠其耳雖聰善能

聽音然不得六律以和之固不能正其五音也六律五音大

雅姑洗蕤賓夷則為射黃鍾是六律也宮商角徵羽是五音

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堯舜二帝唐虞之

盛者也然而不以仁政而施於天下故不能平治天下而

享無為之功矣以其天下平治由仁政之施也如物之方員

必肖規矩之所出五音之正由六律以和之者也今有仁心

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者

孟子言今之人君雖有仁人而不忍之心又有仁聲而遠聞四

方然而民者不得其澤被其恩澤不可為後世之所法者以其

不行古先王之道而治之也無它蓋以先王之道有恩澤

以被民其法可為後世取象故也苟不行先王之道雖有仁

心仁行亦若離異之明師曠之聰堯舜之道不得以規矩

方員為之亦無如之何也已矣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

義不能久也

孟子

卷之六

梁惠

下

第七

章

疏

三

周

禮

記

卷

之

六



去不能以自行者此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復言之者也使  
不足以為政蓋謂雖有先王之道而為之善然而人不能用  
而行之是徒善不足以為政也徒法不能以自行蓋謂雖有  
規矩六律之法然而人不能因而用之是徒法不能以自行  
也以其規矩六律之法不能自行之必待人而用之然後能  
成其方員正其五音也堯舜之道自不足以為之政必待人  
而行之然後能平治天下而為法於後世也詩云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導先王之道而過者未之有也者孟子引大雅假  
樂之篇文而云也蓋謂不愆不忘去其故舊典章皆循而  
用之未有過失者也故復言之曰導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  
有也典章者即先王之法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  
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既竭已  
目力而視績以規矩準繩而為方員平直故其用之不可勝  
極也蓋規所以能員矩所以能方準所以能平繩所以能直  
故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者孟子  
又言聖人既已盡其耳力而聽之又續以六律而正五音故  
其用亦不可勝極也蓋六律所以正五音也既竭心思焉繼  
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能  
盡心之所思慮績以施其不忍人之政則仁恩德澤足以覆  
蓋於天下矣無他以其仁恩廣大矣故云覆天下故曰為高

正德

卷之七

四

周同

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者  
孟子言至於此又所以復言之者也蓋譬言人之欲為高者  
必因其丘陵而為之也為下者必因其川澤而為之耳無它  
以其丘陵之山其本高矣川澤之地其本下矣言為政於天  
下者而不因先王之道為之豈足為之智者乎言不可謂之  
智矣以其先王之道是為之所本焉故智足以有知苟為政  
而不知以先王之道為本豈謂之智乎大抵孟子言規矩準  
繩六律者皆譬為政而言也抑亦如孟子長於譬喻者歟是  
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者孟  
子於此畢其譬喻乃曰是以惟仁者之君直其處高位為尊  
也不仁之君而處高位是其處高位而播揚其惡於人民之  
衆矣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  
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者孟子言上之為君無道術  
以表率其下下之為臣無法度以守其職朝廷之士皆不信  
其道德百工之作皆不信其度量君子之人以之綱義之所  
具小人之人以之犯冒其刑憲然而如此而國尚有存而不亡  
者以其僥倖得存焉必云幸也蓋少有存者也故曰城郭不  
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  
上無禮下無學廢民興喪無日矣者孟子言至此所以復言  
之也故云城郭頽壞而不完兵甲之器少此非為國之災言







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五日  
當一歲之日故律之數天地之道也凡此則以律正五音之  
謂也。註詩大雅假樂之篇。正義曰箋云愆過也。逌循也。  
言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舊典謂周  
公之禮法也。註云詩大雅板之篇。正義曰箋註云。踞動  
也。油世猶皆也。箋云天斥王也。主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只  
方更變先王之遺無咎咎然為。孟子曰規矩方員之  
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意。

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事之善皆莫不取法於聖人。備方員須規也。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

而已矣。堯舜之為君臣道備。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一不敬

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

也。三舜之事堯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

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

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三流二暴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各之謂蓋之也蓋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

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矣。

也。疏。孟子曰規矩至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

之至也者。孟子言規矩之度其為方員之至者。也。謂人倫

以其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聖人是為人倫之至者。亦

人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

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若孟子言凡欲為人君者。皆

盡其為君之道也。凡欲為人臣者。當盡其為臣之道也。此

者。在皆則法堯舜而已矣。以堯舜所為君臣之道。備矣。不

禮記



所以治民者盡其仁之道也義所以敬其君者也仁所以愛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者孟子言孔子有曰皆有一二是仁與不仁為二而已暴虐其民以至於甚極則身必危而國必削削之曰幽厲之君既謚至於極甚則身必危難而國必削削之曰幽厲之君既謚為幽厲以章惡於後世雖有孝子慈孫所出亦不能改此謚也厲王但止於流彘幽王滅於戲是謂身危國削矣如身弑國亡而孟子不止歸於八名者以其被所殺戮國已喪亡足以章其惡固不待於謚而彰之矣如桀紂者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者蓋詩大雅蕩之篇文也其詩已謂殷之世所以鑒視在近而不遠者以其即在夏后之世是也以其前代善惡足以為明鏡而可鑒也孟子所以云此之謂也者蓋欲使周之時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註堯舜之為君臣道備○正義曰書云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蓋為君之道盡於此矣是君道之備也舜自元德升聞以之事堯而慎徽五典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其後坐常見堯於牆食常見堯於羹蓋為臣道盡於此矣是臣之道備也○註桀紂幽厲○正義案史記本紀云桀為虐政淫荒湯伐之於是桀敗於有娥之墟湯

番刘校

孟疏七上

七

謝霖

王乃改正朔易服色是為湯王為殷之始王又云紂資辨捷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醢九侯脯鄂侯武王東伐至于盟津伐紂紂負敗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廢民大悅武王於是為天子以為天子以為周之王又云厲王行暴虐後傲國人謗之於是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荒韋昭曰荒晉地也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是也厲王終死于虢於是太子靜即位是為宣王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以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乃為燧火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幽王以纓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申侯怒與緡西夷大戎攻幽王幽王舉燧火徵兵兵不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於紂二十九年王比四百九十六年自武滅紂以至於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註詩大雅蕩之篇○正義曰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何以不用為之戒孟子於此所以引之以戒其時之君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三代夏商



危國謂公侯之國存  
亡在仁與不仁而已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

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

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

強酒得守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疏**孟子曰三代至

此章言人所以安莫若為仁惡而弗去患必及身自上達下

而其道一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

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者孟子言夏商周三代之

王其所以得天下也以其皆以仁存心為政於天下而得之

也三代之中其有以失天下者以其不仁故失之也以至公

侯之國所以有廢而不興有與而不廢者亦如三代之得天

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也以其皆在於仁道而已天子

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

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

酒者孟子言為天子者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四海諸侯不仁

則不能安其社稷卿大夫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宗廟士庶人

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四體四體身之四肢也天子守四海諸

侯守社稷卿大夫守宗廟士庶人守其身故各因其所守而

言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疾惡其死亡而以樂為不仁是若惡

其醉酒而以強飲其酒耳亦論**孟子曰愛人不親反**

語孔子謂惡濕而居下之音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

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

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仁獨夫三邪反其智已智猶未足耶反其敬已敬獨夫

**疏**孟子曰三代至

強酒○正義曰

此章言人所以安莫若為仁惡而弗去患必及身自上達下

而其道一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

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者孟子言夏商周三代之

王其所以得天下也以其皆以仁存心為政於天下而得之

也三代之中其有以失天下者以其不仁故失之也以至公

侯之國所以有廢而不興有與而不廢者亦如三代之得天

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也以其皆在於仁道而已天子

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

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

酒者孟子言為天子者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四海諸侯不仁

則不能安其社稷卿大夫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宗廟士庶人

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四體四體身之四肢也天子守四海諸

侯守社稷卿大夫守宗廟士庶人守其身故各因其所守而

言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疾惡其死亡而以樂為不仁是若惡

其醉酒而以強飲其酒耳亦論**孟子曰愛人不親反**

語孔子謂惡濕而居下之音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

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

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仁獨夫三邪反其智已智猶未足耶反其敬已敬獨夫



而天下歸仁焉是也詩云永言配命 孟子曰人有恒言

自求多福已詳於上篇此固不說 孟子曰人有恒言

皆曰天下國家 恒言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家

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治天下

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為本治其

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為本也是則本正則立本傾則踏也孟子曰

而巳 孟子曰至本在身 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國家

恒言皆曰天下國家者孟子言人之所常言皆曰天下國家

也天子有天下公侯有國大夫有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者言天下之根本獨在於公侯為之根本

也公侯之根本又在卿大夫為之根本也卿大夫之根本

又在於私身為之根本也如太學有云欲明明德於天下必

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必先修其身此

其意也云天下國家者天子有天下謂之天下者或可以稱國故諸

侯謂之邦國天子謂之王國國家文從或又從國為其或之

也故國之也至於家則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不通稱之矣

子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三室大家也謂

人所則効者言不難者但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

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

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慕思

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 疏

以為君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也 疏

孟子曰至溢乎四海 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傾心思慕向善 疏

離婁上



謂之天下夷狄則謂之四海耳孟子之意蓋欲當時國君  
政直其道正其心使卿大夫慕之而不去則遠近雖異方莫  
不均慕之此德教所以益乎四海亦如傳云大  
夫者近者視而傲之遠者望而傲之蓋其意也  
孟子曰天

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  
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  
不當順從之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  
也涕出而女於吳

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  
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率一國  
往定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聘聘之  
事也兵蠻夷也時為強國故齊侯畏而取之泣涕而與焉婚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  
受命於先師也  
今小國以大國為師學法度焉而恥受  
命教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  
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文王行仁政以移感民之心使  
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  
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  
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  
五年足以為政小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  
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

裸將于京  
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  
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禮之美  
士執裸禮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  
者膚大帥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

孔子曰仁不可為  
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  
眾不能當也諸侯有好  
仁者天下無敵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  
執執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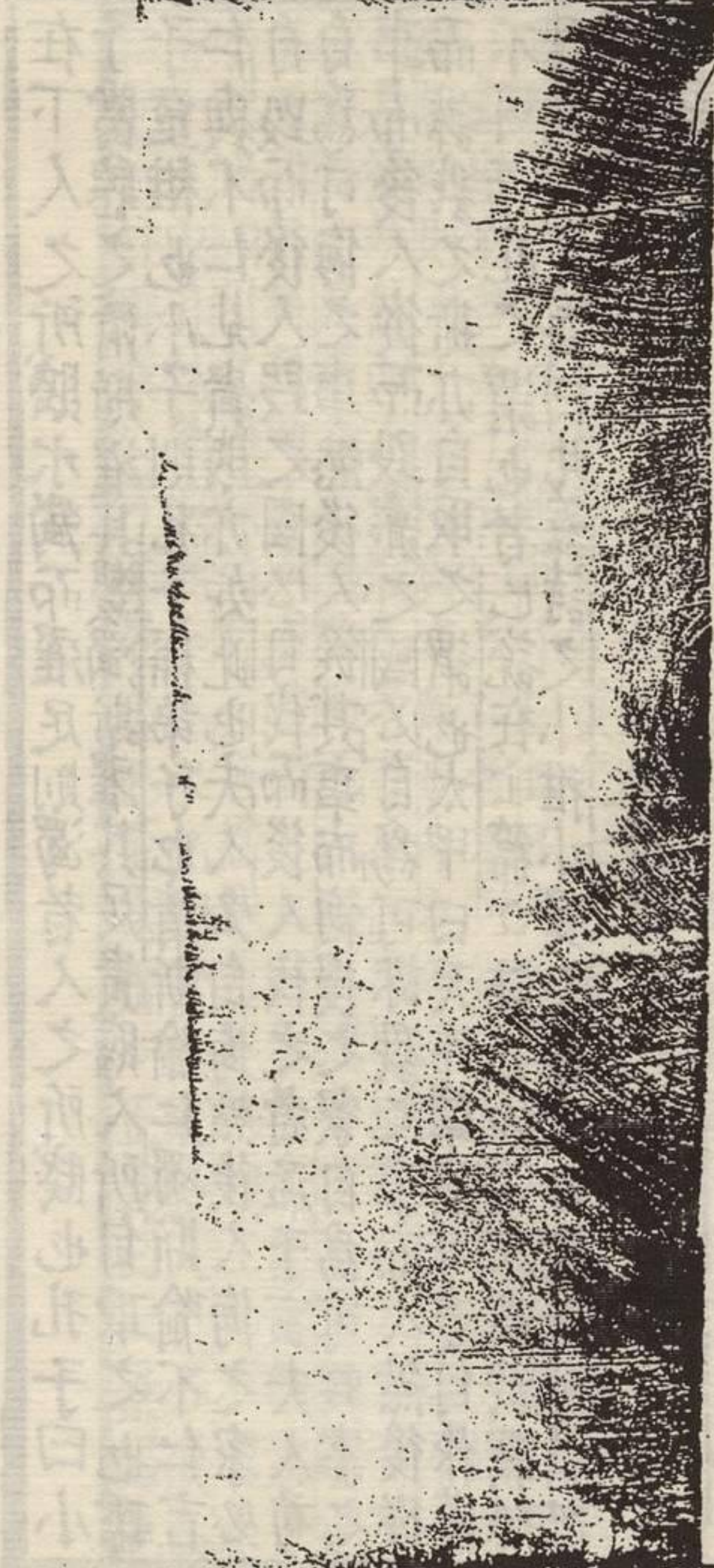






在下人之所賤水濁而濯足則濁者人之所賤也孔子曰小  
子當聽之清斯濯其纓濁斯濯其足貴賤人所自取之也孺  
子童稚也小子則孔子稱弟子也清斯喻仁濁斯喻不仁言  
仁與不仁見貴賤亦如此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  
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者孟子言夫人苟  
自為可侮之事然後人從其侮慢之家自為可毀讟之  
事而後人從而毀讟之國必自為可誅戮之事而人然後從  
而誅戮之斯亦自取之謂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已說在上篇○註云如臨深淵戰戰恐  
懼也○正義曰此蓋詩之小雅小旻之篇文也註云戰戰恐  
懼也趙氏  
故之而已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

離婁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

也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民之歸仁也

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毆魚者獺也

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

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

無王不可得已

民之思明君猶水樂里下獸樂廣野毆之則歸其所樂獺鷓也鷓土鷓也故云

諸侯好為仁者毆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今之欲王者猶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

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却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為多人

病乾又益善故以為喻志仁者亦久行之詩云其何能臧

之不行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詩云其何能臧

載芣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采芣采芣之篇淑善也載辭也

相與為沉疏孟子曰桀紂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

溺之道也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毆使就其君三

桀紂之失天下也至心也者孟子之言桀紂失天下是失其民失其民乃是失其民之心也得天下有道至勿施爾也者言人君所以得天下有其道也得以其民斯為得天下矣所以



得其民有道者得其民之心斯為得民矣所以得其心有道  
在民所欲而與之聚之民之所惡而施於民則近得其民  
心矣民之歸仁也至不可得已者言民之歸親於仁人之君  
如水之歸就於下獸之樂趨於廣野矣故為淵而鰍聚其魚  
而歸之淵者是鰍為之鰍矣為叢木而鵲聚其爵而歸之叢  
者是鷹鵲為之鵲也為湯王武王而鵲聚其民而歸之湯武  
者是桀與紂也今夫天下為之君者有能好行其仁政則天  
下之諸侯皆為鵲聚其民而歸之亦如鰍為淵鵲為叢  
欲王者猶七年之病至於死亡者言今之國君欲為王者如  
七年之病欲卒而求討三年之艾也若苟不志仁於父雖終  
身而死亦不得此三年之艾也若苟不志仁於父雖終一身  
憂辱亦以陷於死亡之地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  
謂也蓋詩之大雅桑柔之篇文也蓋言何能為之善乎但相  
與其沉溺於患難也孟子所以言此者欲時君在公久行  
其仁不但欲為之王然後乃行之耳○註懶懶也鵲也  
○正義曰案釋名云鵲形如猫居水食魚者也鵲鵲之屬也  
鵲鵲之屬也能食鳥雀○詩大雅桑柔之篇○正義曰此詩  
蓋芮伯刺厲王之詩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

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

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何可與有言有為仁

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

正路而不由哀哉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疏孟子曰

正義曰此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  
可與有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者孟子言人之有為自暴  
者不可與之言議也言議也者孟子言人之有為自暴  
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者此蓋  
孟子自解自暴自棄之言也仁人之安宅也至哀哉者孟子  
言仁道乃人之所安之宅舍也義人之正路也今有空  
曠其此宅而不安居之捨去此正路而不行之者是可  
得而哀傷之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是而言於當世也

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  
之遠也事在易而患人求



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以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親親敬長，近

曰：至天下平者，孟子言道在遠而人乃求遠事在易而人乃求之於難，但人人親愛其所親敬長其所長，則天下即太平大治矣。親親即七也。長長即義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

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

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已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是故誠

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授人誠善之性者，天者，人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疏**孟子曰：至未有能

動者也。正義曰：此

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也。孟子曰：居

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者，孟子言居下位而為

君上之臣者，而不見獲於上，則民故不可得而治之也。以其

上之所以得民者，乃治也。獲於上，有道，至不誠，其身者，言獲

於上者，有其道也。如臣弗信於友，則弗獲於上矣。以其君之

願乎臣者，忠也。如臣弗信於友，則其忠不足，無矣。此所以弗

獲於上矣。信於友，有其道，如事親，弗悅，則亦弗信

於友矣。以其友之所以資於已者，仁也。如事親，弗悅，則其仁

不足，稱矣。此所以弗信於友矣。悅親，有其道，如反已而不誠，則

則弗悅於親矣。此所以弗信於友矣。悅親，有其道，如反已而不誠，則

其孝不足，稱矣。此所以弗信於友矣。悅親，有其道，如反已而不誠，則

善則不誠，其身矣。此所以弗信於友矣。悅親，有其道，如反已而不誠，則

不明其善，則在我之善，有所謂誠者，亦明乎在我之善，而不明乎

善則不誠，其身矣。此所以弗信於友矣。悅親，有其道，如反已而不誠，則

離婁上



子三省大雅矜矜正義曰論語云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是曾子三省  
之事也大雅矜矜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  
此蓋荀卿之言然

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二老者

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

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歸皆

為政於天下矣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

王時難故父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

者大國地廣人眾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

必為於天下矣正義曰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七年

為政以勉諸侯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養老者

夷辟紂之世乃辟紂而逃遁居於北海之畔後聞文王作興

而起王道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之西伯善養其耆老

者也太公辟紂至養老者孟子又言太公辟紂之亂而辟居

於東海之畔後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西

伯善養其耆老者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至其子焉往者

言伯夷太公二老乃天下之大老也猶父也而皆歸之是天

下之父歸之天下之父既歸之其為天下之子又焉往是必

皆歸之也正義曰案太史公云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  
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  
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後  
因叩馬諫武王武王平亂二人取食周粟懸於首陽山且餓  
死焉孔子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山下是也又云太公望  
東海之上人也或云東土隱海濱周西伯昌尚亦曰  
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正義曰案太史公云  
正美曰書云五紀曰歲月日星運曆數今云七紀者案



魯公三十年左傳云天以七紀社  
孟公三十八宿四七是其奇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

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

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

至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為之多飲

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

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

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乎

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

不容於死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况於爭地而殺人

刑不足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

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

次善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脩德

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

**疏**孟子曰求也至次

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也孟子曰求也為季氏

宰至攻之可也者孟子言冉求為季氏之家臣不能佐君政

於其德以為治國而乃聚斂其粟倍過於他日孔子責之曰

求非我之徒弟也乃令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之可也由

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至罪不容於死者孟子言由此冉求賦

之於孔子者也又况為之強戰爭地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

其野爭地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

人之肉也其罪必不容於死以其罪大雖死刑不足以容之

-5 85 35 905" data-label="Text">

也故善戰者服上刑至任土地者次之者孟子又言故善能

為陳而戰者服於上刑上刑重刑也合縱連橫之諸侯罪次

之以其罪次於善戰之上刑也務廣開闢草萊而任土地不

務脩德者又次之以其又次連橫合從之諸侯者刑也

求孔子弟子至疾之也。正義曰察史記弟子傳云冉求字

子有鄭氏曰魯國八又案論語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

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

安國云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鄭註云小子門人也云

季氏魯卿季康子若案左傳云季康子魯卿季孫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

不能掩其惡眸子瞳子也存人存乎人之善心也

胃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眊明也眊者蒙蒙日不明之貌

其眸子入焉度哉度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疏子

曰存乎人者至人焉度哉正義曰此章言目為神候精之

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

眸子不能掩其惡者孟子言存在乎人者莫善乎眸子

目也眸子不能蓋掩人之惡也胃中正則眸子察焉胃

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者言人胃中正而不邪則眸子於是乎

明瞭明也胃中不正則眸子矇矇而不明也聽其言

也觀其眸子人焉度哉者言知人之道但聽其言觀其眸子

明與不明則人可見又安可度匿之哉此孟子言知人之道

但觀人之眸子耳註眸子瞳子瞳明眊不孟子曰恭者

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

惡得為恭儉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奪取人

為恭儉之行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恭儉之

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疏孟子曰恭者至為哉正義曰

和聲音笑貌強為之哉此章言人君恭儉率下人臣恭

儉明其廉忠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至豈可以聲音笑貌為

哉者孟子言為之恭儉者則不侮慢於人亦不能僭奪於人

蓋以恭敬則不侮儉約則不奢故也如有侮奪人之君惟恐

其民不順己之所欲安得為恭儉者焉為之恭儉又豈可以

聲音笑貌為之恭儉哉言人為恭儉在心淳于髡曰男

濫法曰安樂

撫民曰康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

眸子不能掩其惡

胃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其眸子入焉度哉

曰存乎人者至人焉度哉

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

眸子不能掩其惡者孟子言

目也眸子不能蓋掩人之惡也

胃中正則眸子察焉胃中不正

則眸子眊焉者言人胃中正而

不邪則眸子於是乎明瞭明也

胃中不正則眸子矇矇而不明

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度

哉者言知人之道但聽其言觀

其眸子耳註眸子瞳子瞳明眊

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

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

為恭儉之行也恭儉豈可以聲

音笑貌為之哉疏孟子曰恭者

至為哉正義曰和聲音笑貌強

為之哉此章言人君恭儉率下

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也孟子曰

恭者不侮人至豈可以聲音笑

貌為哉者孟子言為之恭儉者

則不侮慢於人亦不能僭奪於

人蓋以恭敬則不侮儉約則不

奢故也如有侮奪人之君惟恐

其民不順己之所欲安得為恭

儉者焉為之恭儉又豈可以聲

音笑貌為之恭儉哉言人為恭

儉在心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禮與男女不相親授

孟子曰禮也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援之以手乎

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援之以手者權也

孟子曰此權也

曰此權也

曰此權也

曰此權也



權者反經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髮曰天

而善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下之道

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 疏

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子也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者淳于髡齊國之人也

問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親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曰禮

也孟子答之以為是禮然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者髡又

問孟子如是則嫂之沈溺於水當以牽援以手乎曰嫂溺不

援是豺狼之心也孟子言如嫂之沈溺於水而不牽援之者是言

豺狼之心者也以其豺狼之為獸其心常有害物之暴故以

喻之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者孟子

又告淳于髡以謂男女授受不親是禮當然也嫂之沈溺援

之以手者是權道也夫權之為道所以濟變事也有時乎然

有時乎不然反經而善是謂權道也故權云為量或輕或重

隨物而變者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之何也髡復問

孟子言今天下之道以沈溺之也夫子之不拯援之是如之

何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

子言天下之沈溺當以道拯援之嫂溺則當以手援之今子

之言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言不可以手援天下當以

髮曰天

下之道

疏

孟子曰

當以道

援天下

而道不

得行子

欲使我

以手援

天下乎

孟子曰

當以道

援天下

而道不

得行子

欲使我

以手援

天下乎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今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

子欲手援天下乎

淳于髡曰至子欲手援天下乎

問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親親授是禮然與否

也孟子答之以為是禮然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問孟子如是則嫂之沈溺於水當以牽援以手乎

援是豺狼之心者也以其豺狼之為獸其心常有

喻之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

又告淳于髡以謂男女授受不親是禮當然也嫂

之以手者是權道也夫權之為道所以濟變事也

有時乎不然反經而善是謂權道也故權云為量

隨物而變者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之何

孟子言今天下之道以沈溺之也夫子之不拯援

何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

子言天下之沈溺當以道拯援之嫂溺則當以手

之言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言不可以手援

道援之矣斯亦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淳于髡之蔽也 教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

髮曰天

下之道

疏

孟子曰

當以道

援天下

而道不

得行子

欲使我

以手援

天下乎

孟子曰

當以道

援天下

而道不

得行子

欲使我

以手援

天下乎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今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

子欲手援天下乎

淳于髡曰至子欲手援天下乎

問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親親授是禮然與否

也孟子答之以為是禮然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問孟子如是則嫂之沈溺於水當以牽援以手乎

援是豺狼之心者也以其豺狼之為獸其心常有

喻之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

又告淳于髡以謂男女授受不親是禮當然也嫂

之以手者是權道也夫權之為道所以濟變事也

有時乎不然反經而善是謂權道也故權云為量

隨物而變者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之何

孟子言今天下之道以沈溺之也夫子之不拯援

何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

子言天下之沈溺當以道拯援之嫂溺則當以手

之言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言不可以手援

道援之矣斯亦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淳于髡之蔽也 教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

髮曰天

下之道

疏

孟子曰

當以道

援天下

而道不

得行子

欲使我

以手援

天下乎

孟子曰

當以道

援天下

而道不

得行子

欲使我

以手援

天下乎



教子何也公孫丑問孟子言君子以不自教誨其子是如之何孟子曰勢不行也至父子相夷則惡矣老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君子所以不教子者是其勢之不行所以不自教也教之者必以正道而教之以正道而教之而子不行則續之憤怒既續之以憤怒則反傷其為父子之恩矣夷傷也父子之恩則父慈子孝身為父子之恩也今繼之以怒是非父之慈也且以子比之父子既教我以正道而子之身自未能出行其正道也如父子之間子以是言而反父是則父子相傷矣父子既以相傷其恩則父子必相疾惡也故云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者孟子又言古之時人皆更易其子而教之者以其父子之間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之恩離則不祥之大者也所謂易子而教者如已之子與他人教也人之子與已而教之昇易子而教也所謂不祥之大者則獨之大者矣○註夷有二說一說以夷訓傷一說以夷為夷以其義皆通矣

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為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

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曾子養由皙必有酒肉將徹必

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云矣將以復

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將徹請所與問曾皙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

也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為至孝

孟子曰事孰為大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口體者也孟子曰事親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至吾未之聞也者孟子言人之所事者何事為大以其事父母之親為大者也人之所守者何守為大以其守已之身



為大也不失其身而為能事其父母之親則我未之聞也蓋以已身尚不能  
失其身而能事父母之親則我未之聞也蓋以已身尚不能  
守之況能事其父母乎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  
守身守之本也者言人誰不為所事凡有所事於彼者是皆  
為所事也然而事父母之親是所事之本也人誰不為所  
也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此之謂也  
豈非事親守身為事為守之本然歟曾子養曾皙至事親若  
曾子可也者孟子又言昔曰曾子奉養其父曾皙必有酒肉  
將欲徹去曾子必請所欲與者如曾皙問復有餘剩曾子必  
應曰有餘剩曾皙已死曾元奉養其曾子曾元曾子之子也  
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元不請所欲與者如曾子復問有餘  
剩曾元乃應之曰無矣遂將以酒食復進曾子也如此是謂  
養其父之體而已必若曾子之養父乃可謂養其父之志  
也如事其親若曾子之事親則可矣蓋曾子知父欲有餘者  
與之所愛之子孫故徇而請其所與問有餘故復應之曰有  
是其遂其親之志意而不違者也故曰養志也曾元反此蓋  
有違逆其親之志意但為養口體者也非養志者也故孟子  
所以言事親若曾子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  
則可以為之孝子

與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適過也詩云室人

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君仁莫不

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疏曰此章言小人為政不足問非賢臣

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問者也孟子曰人

不足與適也至為能格君心之非者孟子言小人在位不能

事君不足適責之也所行政教亦不足問非也惟大人之為

臣而事其君故能格正君心之非也○註詩云室人交偏適

我○正義曰蓋詩國風北門之篇文也云我入自外室人交

偏適我箋云我從外入在室之人更迭編來責我使正去也

言室人亦不知已志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

也言人之行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

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



不虞獲譽求全受毀者也孟子言人有不虞度其功而終獲其名譽又有欲求全其行而終反受其人之毀者以言其君子之於毀譽不容心於其間但務為善之實而不期人之譽務去其不善之實而不愠人之毀是皆行義以俟命而已矣。註尾生與陳不瞻之事。正義曰此皆

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

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已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則惑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患在好為人師者

孟子言人之有患非它特在其好為人之師也蓋在人患在於不知已未有可師耳如務在好為人之師則惑也樂

正子從於子教之齊樂正子見孟子魯人樂正克

從於齊之右師子教使而之魯樂正子孟子弟子也

來見我乎孟子見其來見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

樂正子曰先生何為非克而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問子曰昔

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

亦宜乎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曰

舍館未定故不即來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

然後來見長者乎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曰克有

罪樂正子謝疏樂正子至克有罪。正義曰此章言尊

善孟子過服罪也疏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

教往齊而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曰

子何為於我而此言也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問孟

從子教到齊以幾日乎曰昔者樂正子曰往來至若數日

之間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曰舍館未定樂正

子又曰為客館所止未定故不能即來也曰子聞之也舍館

儀禮卷之八 孟疏七下 十 王桂榮



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孟子又言子曾聞見長者之禮必待命館定然後乃見長者子曰克有罪樂正子於是無所答乃對孟子曰是克有罪也以其待舍館定然後見非尊師重道者也宜孟子以備貴之

孟子謂樂正

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

古之道而以舖啜也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學而不可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舖

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舖啜也正義曰此章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舖啜

況乎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者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

啜也者孟子謂樂克曰子隨右師來至齊是徒以食飲而已我不意有知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且今隨右師之徒而

徒為其飲食也孟子所以言此蓋謂子敖我未嘗與之學古者而今子乃隨之遊是誦道以從人之謂也

之貴人右師王驩者○正義曰此蓋以經文推而為解也公孫丑篇云孟子為母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

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下卷言公

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

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也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是知為齊之貴人右師王驩

也孟子曰不孝有二無後為大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

義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舜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二者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娶而

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為不

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告也○正義曰此章言以告猶也故猶告與告同也疏告也

量其輕重無後為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者言不孝於禮有三惟先祖無以承後世無以繼為不孝

之大者而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家貧親老不為祿仕待不孝之小而已舜以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孟子乃言此以謂舜受堯之二女所以不告父母而娶是為其無後也告之則不得娶故也君子於舜不告而娶是為

辨猶告而娶之也以其反禮而合義故君子以為不告猶告也○註堯二女○正義曰案古史云舜有二妃一曰娥皇二

高樓上



曰女英並  
堯之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

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

也知仁義所用而不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去之則皆之實也

實樂斯二者禮義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樂則節而文其禮敬之容故中心樂之也

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

手之舞之也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立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

疏孟子曰至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正義曰此言言仁義之本在孝悌蓋有諸中而形於外也孟子曰仁之

實事親是也至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者孟子言仁道之本實

左事親是也義之本實在從兄是也以其事親孝也從兄悌

也能孝悌是為仁義矣智之本實在知事親之孝從兄而弟

而弗去之者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

者言禮之本實使事親從兄者是也由此言之則事親之孝

為仁之實凡移之於事親者則為仁之華也從兄之悌為義

之實則知凡後於從長者是為義之華也知義為智之實則

知前識者是為智之華也禮之實在仁義則威儀為禮之華

也樂之實在仁義則節奏為樂之華也凡此是皆從而可知

矣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

舞之言由仁義之實充之至於樂則流適而不鬱日進而

已是其樂則生則鳥可已鳥可已則得之於心而形之於

體故不知手舞足蹈之所由也蓋當時有夷子不知一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

草芥也惟舜為然舜不以天下將歸已為樂號泣于天不得乎親不

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

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

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舜以不順親

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疏孟子曰至

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此之謂大

孝

疏

此之謂大

孝

疏

此之謂大

孝

疏

此之謂大

孝

疏

此之謂大

孝



孝。正義曰：此章言以天下富貴為不若得意於親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大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者，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大悅樂而將歸，猶已視天下大悅而歸已，但若一草芥，不以為意者，惟大舜為能如此也。天下悅而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至此之謂大孝者，孟子又言人若不得事親之道，則不可以為人，若得人若得意於親，而不能順事親之志，故不可以為人之子。惟舜能盡其事，父母之道而瞽瞍頑且亦致樂，瞽瞍既以舜樂而先天下而天下亦從而化之，瞽瞍致樂，故天下父子者親親之道，定此所以為舜之大孝矣。故曰：此之謂大孝。○注：瞽瞍頑，父也。○正義曰：瞽瞍者，案孔安國尚書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故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瞽無目之稱，頑者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二章

趙氏註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此卷也此卷凡三十有

政為首三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舊君之服蓋

有所興調喻宣王勸以仁也四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五章言

上為下勸言章言大人不為非禮非義七章言文元已賢子

第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惡死非君子九

章言疾之已甚亂也十章言大人所求合義十一言言親民

如子則民懷矣十二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

之大事十三言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十四言言廣尋道意

則十六章言進賢受賞蔽賢蒙戮十七章言有本不竭無本

則涸十八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

之主於已也十九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二十

章言詩書與春秋二十一章言五出一下通流二十二

章言廉惠勇三者二十三章言求交友必得其人二十四

章言貌好行惡當修飾之惟義為常二十五章言能修性守

故天道可知二十六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二十七章言

君子責己小人不改蹈仁行禮不患其患二十八章言顏子

之心有同禹稷二十九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三十章言

曾子子思處義非謬者也三十一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

之人也生始卒終記敘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文

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畢郢皆地名也

之相去也子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子有餘歲得

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地土

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一併至文一七千二百歲得志行政

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王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

婁下



言聖人之度量同也。孟子曰：至其揆一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

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者，孟子言舜帝其始生於諸馮，遷於

之也。其後遷居於負夏之地，其卒死於鳴條之野，是東夷之

人也。以其地在東方，故曰東夷之人。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

鄆，西夷之人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其始生岐山之下，其終卒

於畢鄆之地，是西夷之人也。以其地在西方，故曰西夷之人。岐

山本是周邑，故曰岐周地也。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

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者，

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終始之地，與文王所居終始之地，有千

里以外之遠，自舜所生之世，文王所生之世，相後有千二百

歲之久，其皆得志行政於中國，以致治如合其符節，有同而

無異一為先聖於前一為後聖，在後其所揆度則一而無二

也。以其同也，揆度也。註：生始至東夷之人也。正義曰：案

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於歷山，漁雷澤，洵河濱，作什器於

壽丘，就時於負夏，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克妻，以二女遂舉用

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克崩，六十一代克踐帝位。踐帝

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山，是為

零陵。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鄭云：負夏衛

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其本

侯番劉校

八子疏上

二

王進富

額項之墟，推之則衛地與冀州之地相近，是負夏之為地名

也。一云：負夏，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

在安邑之西。鄭云：地在南夷。云：東夷之人者，案史記云：帝

舜為有虞，皇甫謐云：舜嬪于虞，今河東大陽是也。註：岐周

畢鄆至鄆鎬也。正義曰：案本紀云：古公亶父去邠，踰梁山

止於岐下。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義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裴翹

案皇甫謐曰：邑於周地，故始改曰周。古公有少子季歷，生昌

有聖瑞，後立為西伯，移徙都鄆。徐廣曰：鄆在京兆鄠縣東，有

靈臺，部在上林，昆明北，有鄆地，去鄆有二十五里，皆在長安

南，數十里。徐廣云：文王九十七崩，謚為文王。謚法曰：慈惠愛

民曰文，忠家接禮曰文。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馬融曰：畢

地故曰畢鄆。註：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周禮有六節。正義

曰：案史記世表推之，是自舜至文王，有千二百歲矣。其文煩

更不錄。周禮六節，案周禮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

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鄭註云：以金為節，鑄象也。必自以其國

所多者，所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

為節，謂以丞器盛此節，或曰：英蕩，或曰：函開，闕用符節，貨賄

用璽，節道路用旌節。註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



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也凡此是周禮有六節之別爾子產聽

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子產鄭卿為政聽訟也溱洧水

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

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以為子產有惠

民之心而不知為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

也梁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君子為國家平治政

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為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悅之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

以足疏子產聽鄭國之政至亦不足矣正義曰此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

輿濟人於溱洧者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國水名也言子產為政聽訟於鄭國於冬寒之月見人涉溱洧之水乃

集著列校

三疏上

三

集金

不忍遂以所乘之車輿濟渡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

政至日亦不足矣孟子言子產雖有恩惠及人而以陸地乘

輿而濟人於溱洧然而不知行其不忍人之政而濟人矣所

謂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其政也言歲中以十

一月雨畢乾晴之時乃以政命成其徒杠徒杠者說文云石

杠石橋也俗作杠從木所以整其徒步之石十月成津梁則

梁為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若車輿

者故謂之輿梁如此民皆得濟所以未有憂病其涉者也君

子之為也但平其政事使無違失行法於人而使尊之其若此

則可也又安得人人而濟渡之乎如人人濟之則人望我者

無窮而我應者有不足焉故為國之政者如每以人人而使

之悅雖日力之窮亦不足以濟之矣但平其政事使徒杠成

於十一月輿梁成於十月則病涉之民無不濟矣子產不知

為政之道在此而徒知以乘輿濟人為之惠故宜孟子言之

於當有以激勸而譏諷之也註子產鄭卿為政聽訟溱洧水

水名正義曰案左傳云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也又

魯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云鄭卿為政聽訟也云溱洧水

名者蓋鄭國之水名案地理志云溱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

水在鄭國南入于洧則知溱洧水名在鄭國也又於註周

十一月即夏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說上篇叔向云十月而

十一月即夏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說上篇叔向云十月而

十一月即夏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說上篇叔向云十月而

十一月即夏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說上篇叔向云十月而

十一月即夏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說上篇叔向云十月而

十一月即夏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說上篇叔向云十月而

十一月即夏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說上篇叔向云十月而

十一月即夏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說上篇叔向云十月而



其自也。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

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

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君恩以為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

服矣？宣王問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曰：諫行言聽，膏澤

下於民，有故而去，則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

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

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為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

華元奔晉，隋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境，

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里田業。

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

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

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

何服之有？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

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相應猶若影

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與。諷諭宣王，勸以仁也。孟子告齊宣王

曰：至如寇讎者，孟子告諭齊宣王，謂君之視其臣如已之手，

足則臣亦視君如已之腹心。君之視其臣如畜之犬馬，則臣

亦視其君，但以國人遇之也。君之視其臣如土芥之賤，而棄

之，則臣視其君亦如寇讎，惡而絕之也。凡此君臣施報相待

以為用矣。蓋無為於其內者，腹心也。有為於其外者，手足也。

君臣相須，猶一體也。此言相待施報均於厚也。若以君視臣

如犬馬之畜，而臣視君如國人而弗親，此言不相待施報均

儀審刻校 孟齋八二 四 葉金



則行事有可為而言之則聽而膏潤之恩澤施之又下浹於民此得行其道也然不幸遭其事故而去之則國君使人導之以達其情至出國之疆界又先去其所往之邦以稱譽之去三年之久而不反歸然後國君乃收其田業里居此三者是謂三有禮焉如此三有禮則可為之喪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至何服之有孟子又言今之為臣於國君君有過謬及其諫也則拒之而弗得行言則違之而弗聽而膏澤又不得以下浹此不得行其道也及其所遭事故而去之君乃不使人導之且搏執其親族而戮之又困極而惡之於其所往之邦即自離去之日遂便收其田業里居此是謂遇其臣如寇讎之惡既以寇讎遇其臣則臣尚何有喪服為哉。註舊臣為舊君服喪服。正義曰如儀禮言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禮記云臣之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是為舊臣服喪服之謂也。註如華元奔晉隋會奔秦。正義曰案左傳成十五年華元為右師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政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為左師自止華元於河上後及奔晉得五月日乃反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是也云隋會奔秦者案文公七年先蔑奔秦隨會從之至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晉侯乃使魏壽餘偽以魏

候蕃劉然孟疏八上

伍

正義刊

叛者以誘士會士會既濟魏人謀而還杜註云喜得士會也是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

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惡傷其類視其

下等懼次反也語曰為鵠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

疏

孟子至可以徙。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也孟子

謂國君無罪而殺戮其士則為之大夫者可以奔去無他蓋大夫雖於士為尊不可命以為士然亦未離乎士之類也是其惡傷其類耳國君無罪而誅戮其民則為之士者可以徙而避之無他蓋士於民雖以為尊不可命以為民然亦未離乎民之類也是亦惡傷其類耳於士言殺於民言戮者揔而言之皆然也別而言之則戮又輕於殺矣案周禮司誓掌巡市亡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知戮不過撻而辱之耳而殺乃至於亡命故也史記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嘆曰劍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註云語曰為鵠蒙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之文趙註引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為法故必從之是上為下則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國君率衆仁義是上為下効者也孟子謂



國君在上能以仁義率先於一國則一國之人莫不從而化之亦以仁義為也。註云上為下效者。正義曰如所謂君

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也。又荀卿所謂君謂表正則影正盤圓則水圓孟子方則水方是其旨也。孟子

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若禮而非禮東

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讎。疏正義曰此章言禮義人之是也此皆大人之所不為也。疏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

為中是以大人弗行之也。孟子謂有所為禮有所為共禮有

陳實妻婦藉交報讎者。正義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

有後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善已也。如中也養不中

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如使賢者奔愚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疏孟子

如此賢不自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疏至不

能以寸。正義曰此章言父兄之賢而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也。孟子言君子以性德而教養成其性德者以性

之能而教養成其性之不能者故人所以樂得其賢父兄而

教養也。如君子有賢父兄之道而不推已之性德以教養人

之不中不推已之才性而教養人之不才是棄去其不中不

才之人也。如此則賢不肖惡能相去以寸哉。是不足以相賢

矣。蓋中者性之德也才性之能也賢父兄者所以對孟子而

言之也。如孟子所謂曾子居武城而謂之為師也。父兄也是

其意也。註中者履中和之氣至養已也。正義曰中和之

氣者蓋人受天地之十而生稟陰陽之秀氣莫非所謂中和

德言云後才者後智也。下人曰後則知才能有所過於千人之

才能是為後才也。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

有為。有為者為得乃能。疏正義曰此章言貴賤廉恥乃

也。孟子言人之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其為其義矣。又

所謂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亦是意也。以此推

皆待是而裁成之矣。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



後患何

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

**疏**

正義曰此章言婦

子者孟子謂人有好談人之不善者必有患難及之矣故

論語云不步不求何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仲尼彈

用不賦亦與此同意

**疏**

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

也孟子所以譏踰墻距門者

**疏**

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

凡所為不為已甚泰過者也

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同意

**必果惟義所在**

果能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

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

**疏**

正義曰此章言大人之行

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也

義也孟子言大人者其於言不以必信所行不以必果惟義

之所在可以信則信可以行則行耳如言必信行必果則所

謂理理然小人哉矣豈大人肯如是邪蓋孔子與諸人盟不

**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

見也少小之子重一未變化人能不

**疏**

正義曰此章言人

失其赤子時心則為貞正大人也

所謂視民如子則民懷之者也孟子言世之所謂為之大人

**送死可以當大事**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

**疏**

正義曰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六事也

孟子言人奉養父母於其生日雖昏定晨省冬溫夏清然以

**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造致也言君子

致極意之以知道意欲使已得其原本

**自得之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

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居之安若已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

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

得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至其自得之也者此孟子教人學道之法也言君子所以深造至其自得之如

者是欲其如已之所自有之也己之听自有則居之安居之

安者具使權利不能移羣衆不能傾天下不能蕩是也資之

既深則資質以深則自本自根取之不殫酌之不竭是也資之

與萬物明取之左右逢其原左右逢其原者則理與萬物得也

取之左右逢其原如此故君子所以學道欲其自得之也故云

莊生所謂黃帝遺其元珠使智索之不得使离朱索之不得

使契詒素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元珠譬則道也知有得

於思言思之亦不能得其道也离珠有待於明言以明求之

亦不能得道也契詒有待於言以言求之亦不能得道也

象罔則無所待矣唯無所待故

能得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也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

是謂廣尋道意還反

於博說之美者也

言人之學道當先廣博而學之又當詳悉其微言而無說之

其相將又當以還只說其至要者也以其至要之義而說之

之者如非廣博尋學詳悉詳說之則是非可至未決斷而說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

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

也

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

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若六王治於岐邑

是也天下不心服也

孟子曰五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則一功則不

服何由而王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至未之有也者

同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至未之有也者

孟子言人君之合天下如以善政而屈服人者未有能服

其人也以善教而養人者然後能屈服其天下然以善教

養天下天下不以心服而歸往為之王未之有也以其能

養天下

養天下

養天下

養天下

養天下

養天下

養天下

養天下

養天下



此則必為之王者使天下心服而歸往之矣蓋所謂善政民  
畏之善教民愛之之意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矣若文王  
辟雍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

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

言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

曰至蔽賢者當之者孟子謂人之言無其實本者乃蓋受之

言也以其虛妄之言言之則或掩人之善或飾人之惡為人所

惡者也故其為不祥莫大焉不祥則禍是矣不祥之實者乃

蔽賢直之也所謂蔽賢則掩人之善是矣如職文仲之謂下

惠而不舉庸工知叔敖之賢而不進凡此之類是謂蔽賢者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立四

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三於四海者

有原本也以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

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若周七八月夏五

君子取之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取之

之。正義曰此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也徐子曰仲尼亟

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者徐子曰即徐辟者也徐辟

問孟子以謂孔子數數稱道於水乃復自而嘆之曰水哉水

哉云水之為水哉水哉何仲尼獨數數稱於水也孟子曰源

泉混混不舍晝夜至是之取爾孟子曰孔子所以數數稱於水者以其有本源之泉水混混而流不捨晝夜是

流之不竭至有坎利則必待盈滿而後流進以至乎四海之



有過於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  
於徐所以比者非特言原泉混混不給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原泉混混則譬君子  
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盈科而後進則譬君子  
之文章放乎四海則譬君子於足道乎道也○註云徐子徐  
辟○正義曰經於滕以公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  
又曰徐子以去夷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註大溝小澮○  
正義曰案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  
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鄭註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遂  
溝畎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是廣深  
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各八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  
然則註云大溝小澮又非以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  
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仲尼常稱於水者也

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

子存之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一不知義之舜明於庶物

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倫序察識也舜明

孟子流八上

卷十

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疏

性善言必稱於堯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爾

孟子曰至行仁義也○正義曰此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人

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己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者幾希至非行仁義也者孟子言世之人所以有別

異於禽獸者無幾也以其皆含天地之氣而在巨皆能辨

去其害而就其利矣但小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小

人也君子知存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君子也所謂異於

禽獸之心者即仁義是也禽獸俱不知仁義所以為禽獸今

夫舜之為帝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麋豕游雖與禽獸雜

居其間然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莫不從之若決江河也而

無滯之耳如此是舜能明於庶物之無知而有乎異於禽獸

之心詳察人倫之類而由仁義之道而行之矣然舜既由其

仁義而行之非如謂行仁義而得之人也是由仁義而行以

得之天性也孟子以此言之其有以異於禽獸者皆舜之徒

也曰舜亦人也我亦人也

有為者亦其是但當存其異於禽

獸之心耳如揚雄山於禮義入自禽門

孟子曰禹惡旨

酒而好善言

自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

湯

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

湯

湯

湯

湯

湯

湯

湯

湯

湯

湯

湯

湯

湯

湯

湯



執中立賢無方執中正之道惟賢遠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為相也文王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優也望道而未至也

尚尚有賢治道未得至故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御近賢不遺忘遠善也

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

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辛而得之坐以

待且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之事也不合已行有不合世仰而思之參諸天也

急施孟子曰至坐而待且○正義曰此章言周公能思之也

言孟子言禹王惡疾其美而樂好人之善言以其酒甘而易弱常情之所嗜者也故禹王所以惡之蓋儀狄造酒禹王

故禹王所以好之耳蓋聞臯陶昌言禹受而拜之是也湯執

中立賢無方孟子言湯王執大中正之道使其賢者得以

得以俯而就而不為狂者愚者不肯者得以跂而及而不為

狷者矣未嘗立驕亢崖異絕俗之道而使人不可得而至也

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其旨故尚書云湯懋昭大德建

中之民是其事矣立其賢則不以一方任之但隨其才而用

之以其人之材固有長短小大不可廢以取之矣書云佑賢

輔德顯忠遂良是其事矣恕以湯言之則所謂常善救人故

無棄人常善用人故無遺賢是其旨故文王視民如傷望道

而未之見孟子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視下民常若有所

傷而不敢以橫役而擾動之也尚書曰文王不敢侮齔寡又

曰懷保小民是其事矣蓋以望商之有賢道未得至故不敢

誅於紂也故曰未之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孟子言武

王於在邇之臣則常欲之而不泄邇在遠之臣則常愛之而

不遺忘是所謂不泄邇不忘遠也非特臣也雖遠邇之民亦

如是尚書云武王不實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遠人安

又曰蓋夏鑿箱罔不卒俾是其事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



之也言周公施為其自不合於此三王四事則嘗仰望而思索之必夜以繼日而未嘗敢忘去之也及幸而思索得合於此三王之四事則雞鳴而起坐以守待其旦明而施行之耳是其急於有行如恐失之謂也○註三王三代之王也○正義曰禹夏之代始王也湯之代始王也○註三王三代之王也○文武周之代始王也是為三代之王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謂聖王也六平道衰王迹

止熄須聲不作故詩亡也○曰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

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

丘竊取之矣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乘者與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各檮杌者置凶之類與於

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

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入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

○正義曰此章言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至丘竊取之矣者孟子言

侯番劉校 子疏上 十一 葉起

自周之王者風化之迹熄滅而詩亡歌詠於是乎衰亡歌詠既以衰亡然後春秋褒貶之書於是乎作春秋其名有三自

晉國所記言之則謂之乘以其所載以田賦乘馬之事故以因名為乘也自楚國所記而言之則謂之檮杌以其所載以

記置凶之惡故以因名為檮杌也魯以編年舉四時記為事之名故以因名為春秋也凡此雖曰異其名然究其實則一

也蓋王者迹熄則所存者但霸者之迹而已言其霸則齊桓晉文為五霸之盛者故其所載之文則魯史之文而孔子自

言之曰其春秋之義則丘私竊取之矣蓋春秋以義斷之則賞罰之意於是乎在是天子之事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

矣竊取之者不敢顯述也故以賞罰之意寓之褒貶而褒貶之意則寓於一言耳○註云乘為乘馬之事檮杌為置凶之

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檮杌置凶者案文公十八年左傳所謂軍數窮奇檮杌置凶其言檮杌乃

曰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告之則頑舍之則置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杜預云檮杌置凶無疇匹之貌也

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



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予  
我也我未得為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  
恨其不得學疏孟子至諸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五世一  
於大聖人也疏孟子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孟子恨  
以不及仲尼也孟子曰君子之澤至予私淑諸人也者孟子  
言君子小人雖有賢不肖之異然自礼服而推之則餘澤之  
所及但皆五世而斷耳以其親屬替之者焉惟孔子有道德  
之澤流於無窮雖萬世亦莫不尊親者矣孟子所言我未得  
為孔子徒黨者矣我但私有所善於已未有以善諸人也蓋  
孟子學孔子者也然必於此乃言予未得為孔子徒者蓋亦  
公孫丑問夫子既聖者乎則曰夫聖孔子不居之意也孟子  
之志又可知矣斬斷也淑善也○註云自高祖至於玄孫○  
正義曰自高祖至玄孫者凡有九等高祖曾祖祖父已身子  
孫曾孫玄孫是也今註乃以此蓋五世而斬者據已身而推  
之則上自高祖至玄  
孫是為無服者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下

離婁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

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三者皆謂事可出入

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廉勇惠三者人之高行也孟子曰至死傷勇者蓋言凡於

所取之道可以取之則取之故無傷害於為廉可以無取而

乃取之是為傷害於廉也又言凡所與之道可以與之則與

之而不為傷其惠可以無與而乃與之是為傷害於惠也又

言凡於所死之道可以死之則死不為傷害其勇可以無死

而乃死之是為傷害其勇也如孟子受薛七十鎰是取

則取之也求也為聚斂而附益之是可以無取而乃取之者

也孔子與原思之粟非可以與則與之者也冉子與子華之

粟五秉是可以無與而乃與之者也比干諫而死是可以死

則死也荀息不能格君心之非而終逢蒙學射於羿盡

逢蒙

逢蒙

逢蒙

逢蒙

逢蒙

逢蒙

逢蒙

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羿有窮后羿逢

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罪

不擇人也故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

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

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

吾死矣夫

孺子鄭大夫疾作瘡疾

問其僕曰追我者誰

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

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

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

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  
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  
更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

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

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

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棄矢而後反

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教廢君事故論云鐵

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

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

之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乎

後反○正義曰此章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也逢蒙學射於

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言逢蒙學射於

已於是反妬之而殺其后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孟子復

言逢蒙所以殺其后羿是后羿亦有可罪之道者焉公明儀

曰宜若無罪焉孟子引公明儀於往日嘗曰逢蒙殺羿宜若

羿無罪而見殺焉又鄙之公明儀之言曰薄乎此言爾矣得

謂之無罪焉昔鄭國之君使子濯孺子為大夫以侵伐其備

國衛君乃使大夫庾公之斯追捉其子濯孺子濯孺子曰今日我

之追趕我者是誰也其御僕乃告之曰備大夫庾公之斯者

也子濯即曰我得生矣不能死我也其御僕乃問庾公之斯

是衛國之最善射者也而夫子乃曰吾生矣是何之謂也子

濯乃與之御僕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今不忍以夫子之道

至殺之○正義曰羿有窮后羿者說在梁王首篇詳矣云逢

蒙羿之家眾至殺之者梁襄公四年左傳云將歸自田家乘



殺之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窮○杜註云子羿之子也  
不忍食又殺之國門○法孺子鄭大夫使公衛大夫  
○正義曰襄公十四年左傳云尹公他學射於便公差使公  
差學射於公孫丁一子追備射於公孫丁師公子曰射為背  
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射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  
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他而射之貴管於頂曰子魚便公  
差然則孟子之言與此不  
同是二說必有取一焉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  
比目掩鼻而過之  
西子占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  
人過之者皆自掩  
鼻掩鼻而過之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  
帝  
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自治潔淨可  
以祀上帝  
孟子至上帝○正義曰此章言物好行惡西子謂其醜人蒙  
服供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為常也孟子言西施之女其貌  
雖好然加之不潔巾帽而蒙其頭則人見之亦必掩鼻而  
過之更不顧也如惡人雖曰至醜然能齋戒沐浴自自治潔  
身則亦可以供事上帝矣孟子之意蓋人能修潔其已雖神  
猶享而况於人乎然知人修治其已不可以已也○註西子

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  
為本  
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巳矣以言其故者所惡  
於智者為其鑿也  
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如智  
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  
行其所無事也  
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如  
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如用智者不妄  
禹之行水於無  
事則為大智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  
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遠誠能  
之日可坐而致也星辰日月之  
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  
○正義曰此章言能修

西施○正義曰宋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三勾踐以獻之  
吳王夫差之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且西施  
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  
為本  
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巳矣以言其故者所惡  
於智者為其鑿也  
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如智  
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  
行其所無事也  
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如  
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如用智者不妄  
禹之行水於無  
事則為大智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  
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遠誠能  
之日可坐而致也星辰日月之  
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  
○正義曰此章言能修







異乎

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為簡異也云以禮者心懇子敖而外順其辭也○

**疏**

公行子至不亦異乎○正義曰此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吊入門有進而與右

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國之大夫喪其子故有子之喪王驩字子敖者公行子家而吊慰入公行之門其間有進揖而與右師王驩言者又有就右師王驩之位所而與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至不亦異乎者言孟子獨不與右師言右師見孟子不與之言乃不說而有憤憤之色曰諸君子之衆賢皆與我言獨孟子不與我言是孟子簡略不禮於我也孟子聞王驩此言乃告之曰不與右師言者乃是禮然也於禮則朝廷之間不歷位所而相與言又不踰越階而相揖我欲行其禮故如是不與之言也子敖今以我為簡略而為不禮是其言不亦乖異於禮乎○註右師齊之貴臣○正義曰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故也

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

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

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

行於人人亦必反報之於已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

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

哉

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者謂已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為以此事來加於我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君子自謂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

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

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

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

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



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君子之憂憂憂不如堯舜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

矣憂之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

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

患矣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禮如有一朝橫

孟子曰至君子不患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責已小人不改比之禽獸故不足難也蹈仁行禮不患其患也孟子曰君

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人常敬之者孟子言君子之人所以有

乎心又以禮存乎心以仁存乎心者是愛人者也有禮存乎

心者是敬人者也愛人者人亦常愛之敬人者人亦常敬之

蓋人所以亦常愛敬之者抑以施報自然之道也有人於此

暴虐之道而待我則為君子者必自反責於已也以其是我

必不仁又無禮也此所以待我橫逆故曰此物奚宜至哉言

候審劉校人子也六八下

此人何為以此橫逆加我哉是必於我有不仁之心有無禮

之行此人所以如是而加我矣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

矣其橫逆加我又由此者君子之人又必自反責其已以為

是我必有不忠之心矣自反既以有忠其橫逆加我者又由

此君子之人乃曰此人以橫逆暴虐之道加我我必妄人矣

如此為妄人矣則與禽獸奚擇有異哉既為禽獸於我又何

足責難焉此君子之人又自歸已而不譴彼之罪矣是故君

子有終身之憂至君子不患矣者孟子言如此是故君子有

終身之憂慮而無一朝之患難乃若君子有所憂慮是亦不

為無焉然而有憂者但憂慮而為舜帝亦一人也我亦一人

也舜帝既為法於天下可傳之於後世以為人所取則而我





之類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者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者也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任其位故勞佚異今有同室之人聞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

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

閉戶可也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

閉戶而禹稷當平世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顏子之高枕也。心有同禹稷者也禹稷當平世至易也則皆然

侯養劉校 孟疏下

余元富

者孟子言大禹與后稷皆當平治之世急於為民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孔子皆以為賢故尊賢之顏淵當危亂之世不飲食之時人皆不齒忍此之憂顏淵獨樂於道而不改此憂孔子亦以為賢孟子乃至於此乃自曰禹稷顏回三人其道則同耳以其大禹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洪水而沉溺也后稷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水土未平而被飢餓之者亦如是也禹稷與顏子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謂顏子在禹稷之世亦能如禹稷如是為民之急禹稷在顏子之世亦能不改其樂是則為同道者也若其有異但時之一平一亂矣今有同室之人至可也者孟子又以也言此比喻之謂禹稷為民如是之急若今有同室之人有鬪爭之者救勸之者雖被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可也無它以其人情於同居是為親者也如有鬪爭而不救勸之是疎其親也禹稷當平世既達而在上亦急於為民也如不急於民是在上位而不恤民者也孟子子固以同室之人救鬪為喻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若今有同鄉之人有爭鬪者如被散其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則為惑者矣雖閉戶而勿救之可也無它以其鄉鄰於已為疎非親也如往救之是親其疎矣顏子當危亂之世既窮而



不得用亦宜處陋巷而不改其樂耳如改其樂是媚於世而非賢者也孟子故以鄉鄰之人不救為喻由此推之則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是其不誣於後世也孔子曰賢哉回也是孔子賢顏回之謂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是孔子賢禹之謂也南宮括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以此觀之孔子美南宮括云及此二人者如此是知孔子有賢於禹稷也抑亦是孔子賢稷之謂也然而三過其門則主乎禹今孟子則兼稷言之何也曰孔子言躬稼其亦主於稷而乃兼禹言之以禹之治水非暨稷之播殖則無以奏艱食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以為躬稼是二者未常不相待為用耳孔孟交言之是亦一道也蓋躬稼而有天下雖出乎南宮括之言然孔子美之者亦孔子之言也故云孔子言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天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

以顏色喜悅之貌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

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

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

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此五不孝中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

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天章子豈不欲有夫妻

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

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



者是則章子已矣

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妻子之意以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

責罰是則疏公都子曰至則章子而已矣○正義曰此章

罪益大矣言國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已

衆人以爲不孝孟子以爲禮貌之者也公都子曰匡章通國

皆稱不孝焉至敬問何也者公都子謂孟子曰匡章通國

人皆稱爲不孝者焉夫子乃與之遊又從而敬之敬問夫

子與之何孟子曰出俗所謂不孝者五至於是孟子答

公都子曰世俗之人所謂爲不孝之行有三急情其四支不

作事孝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爲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而不

顧父母之所養爲二不孝也好貨財私愛妻子而不顧父母

之所養爲三不孝也縱其耳目之所惑陷於其罪以辱及父

母是四不孝也好勇暴好爭鬪好頑很以驚危父母是五不

孝也章子豈有一事於此五不孝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

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孟子言章

子但失於父子責善不相遇也不遇者是不相得也其所以

相責於善乃朋友切磋琢磨之道也如父子相責善是賊害

其父子之恩大者矣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至

是則章子而已矣孟子又言夫章子與父子不相遇而離之

豈以章子不欲有夫妻子母之爲親屬哉爲其得罪於父不

得近焉故用出去其妻屏逐其子終身不爲妻子所養也其

章子如或開設於心爲不若是難之父故出妻屏子足陷於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不可

左右相與非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

至則先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沈猶行曰

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

七十人未有與焉

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

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

曰負芻氏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言歸不

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欲助衛君子思名也子思

曾子子思同道苗子師也父兄也子由子巨也微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孟子以為二人同道曾

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少也又為臣委質為疏

武城至

於武城之邑有南越寇賊與或人告之曰寇賊來何不去之

曰無萬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居此寇退

傷我薪木寇賊既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居此寇退

已退曾子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至於不可者言寇賊

其也而不敢慢也寇賊至則先去以使民瞻望而效之寇退

平靜則反其居若不可如是也猶行曰至未有與焉

猶行曰左右之曰先生之去非汝所能知者也往曰沈猶

有寇賊自其無草末政我室隨從先生者有七十人言曾

子率弟子而去之故未有與及此難也故得免其禍焉先生

居於衛邑有齊國之寇賊與或人告之曰寇賊來何不去之

則誰與為守護及子思名也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至易也



微小也當赴君之難不可去也無它以其有所拘也雖然二  
人如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也謂子思居於曾子之所而為  
之師亦未必不能如曾子去留無所拘也曾子居於子思之  
所而為之臣亦未必不能如子思赴君之難而不去也故曰  
曾子子思同道案史記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輿武城人少  
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  
魯國○註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正義曰案世家云子思名伋字子  
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沒  
於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衛人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齊人也問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

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

孟子曰

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衆人同耳

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道殊賢愚體別也儲子謂孟子曰齊王使人視夫子能有以

異別於衆人乎以其齊王必謂孟子之賢貌狀須有異於人

也孟子答之曰我何以有別異於衆人哉雖堯舜之盛帝亦

與人同其貌狀耳但其所以有異於衆人者特以仁義之道

與人異耳孟子言此則知齊王是為不達者也蓋古之人善

觀人者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內今齊王乃

索孟子於形骸之外宜其過也○註儲子齊人也○正義曰

蓋亦因經而為言之也故孟子仕於齊今此乃曰王使人來

者為齊人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厭食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而末嘗有顯者來吾將問良人之所之也

也而末嘗有顯者來吾將問良人之所之也

也而末嘗有顯者來吾將問良人之所之也

也而末嘗有顯者來吾將問良人之所之也

也而末嘗有顯者來吾將問良人之所之也

侯審劉校

孟子

二

景原

妻疑其詐故

欲視其所之

顧而之他此其為厭食足之道也

欲使良人斃也



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

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

相泣於中庭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而良人未之

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為妻妾不知此故驕

之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

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

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此

良人為妻妾所羞而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

不羞泣者與此良疏齊人至幾希矣。正義曰此章言小

人妻妾何異也疏人苟得妻妾猶羞也齊人有一妻一

妾至幾希矣者孟子記此以譏時人苟貪富貴而驕人者也

言齊國中有一妻一妾者而居處於室其良人出外則必

饜飽酒肉而後歸其妻問所與飲食酒肉者良人則盡以為

富貴者與之也其妻遂告其妾曰良人出門則必饜飽酒肉

而後歸問其所與者良人皆以為富貴者與之也而未嘗見

有富貴顯達者來家中我將視其良人所往妻疑之故欲視

其所往也明日蚤起乃邪施其身微從良人之所往徧盡一

國之中無有與良人立談話者終往齊國東郭之處有冢間

之祭者良人乃就乞其餘祭之酒肉不飽饜又顧視而求之

於他人以此遂為饜足之道其妻乃先歸告其妾曰良人者

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乃若此而乞之祭者為厭足遂與其

妾非訕良人而相對涕泣於中庭之間而良人未之知其妻

引至此乃曰由此齊人觀之則今之人所以諂求富貴利達

者其妻與妾而不羞耻不相對涕泣於中庭者幾希矣言其

少也皆若此齊人耳蓋孟子之言每每及此者所以救時之

弊不得不如是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下

侯蕃劉校

孟疏下

十二

蔡瀨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上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孫奭疏

趙氏註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

**疏**

正義曰前篇論離婁之明此篇論萬章問孝蓋以明者當明其行而行莫大於為孝今萬章問孝故以萬章為

此篇之題以次於前篇矣此篇凡十八章趙氏分為上下卷據此上卷凡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孝為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其父母也二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三章言仁人之心四章言孝莫大於嚴父行莫大於蒸蒸五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六章言義於人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保者也七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以濟時物守已直行不枉道以取容八章言君子大居正位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直信九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其餘九章分在下卷各有說焉。註萬章至篇也。正義曰萬章孟子弟子已說在叙段云論語顏淵問仁者蓋論語第十二篇首顏淵問為仁孔

候番劉校

孟子九上

熊田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因以顏淵目其篇蓋其文也孟子於此則而象之爾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

也

問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于歷山之時然也

孟子曰然慕也

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

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

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

曰長息

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

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

爾所知也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天也幽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

義故曰非爾所知也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愨

愨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為言高息之用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為存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



越越然無憂哉因以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

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遠

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

孟子詩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

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獨嗣之子臣下

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天

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

人之所欲也欲言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

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

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

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言為人所悅將見神為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

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執中慕

慕也人少正心也又美好也不得於君失

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大孝之人終身慕

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綵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

於大舜見五十一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歲廣三十在位



在位時尚慕  
故言五十也  
萬章問舜往于田至予於大舜見之矣

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父母也萬章問曰舜往于田

乃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者萬章問孟子謂舜往耕于田

其情主乎憫也爾雅曰秋曰旻天是也孟子曰然慕也孟子

答之曰舜所以號泣于田者自然遭父母之惡而思慕之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至怨乎萬章又曰父母以慈愛愛息其子

子則當喜悅而不敢忘其父母之所愛父母惡之其子亦當

勤勞奉事之而不可怨恨父母今舜若是則舜誠有怨恨父

母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至亦非爾所知也孟子雖以自為

言拒之乃託以長息問公明高之言而答也言長息常問公

明高曰舜往于田則我既以得聞教命矣號泣于旻天則我

不能知也故問之公明高乃答之曰此非爾所能知者也以

其所問不得其義故答之此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

若是忽至於我何哉或者孟子又言夫公明高以謂孝子之心

有不得意於父母為不若此忽忽然而無憂也以其有不得

父母意故有是怨也其舜必謂我竭盡其力而耕作田業以

供為子之事以奉養父母而父母今反不我愛恤誠於我有

何罪哉故自求責於已而號泣怨慕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候番劉校  
孟疏九上

至于於大舜見之矣孟子至此乃繼其言而答萬章言舜堯

帝使其子九男與二女兼百官及牛羊倉廩皆備具以事舜

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善士多就歸舜而悅之者堯帝又將胥

-5 90 35 920" data-label="Text">

以天下而遷位讓之其舜尚以有不得愛於父母其亦憂愁

陸文進



子朱啓明帝曰吁噫詔可乎孔安國云淵國名子爵朱子之名也益穆云無若丹朱傲引註云丹朱堯之子是堯九子但見丹朱一人矣其餘八子亦未詳以其經傳無見焉云晉獻公九人以事見於春秋餘四子亦不所見者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孫於齊姜生秦穆夫及太子申生又要二女於戎大戎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戎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凡此九人但見其少即此五人是也云獻公有九人按史記世家云獻公有子九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以此則知獻公有子九人而已其餘四者亦以經傳無見焉註慕思慕至人之情正義曰云少年少也又美好也者蓋世之傳孟子者以少女為少艾也按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又按禮記云五十曰艾是則艾誠老長之稱也謂之少又安可乎是則云艾美好也者又不知何據為之誤也殆亦未可知也註老萊子七十而慕至書曰舜生三十禮庸三十在位正義曰云老萊子者投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七十父母猶存乘二服荆蘭之衣為嬰兒戲親前言不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乃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又云老萊著五色綵王色班欄之衣出列女傳今不載萬章問

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

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妻禮不告而娶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

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

告也舜以頑母篤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要長廢人之大倫以對於父母也萬章曰舜

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

告何也禮要須五禮父母先告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曰帝亦知告

焉則不得妻也高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萬章

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鼓自毀於廬使浚井出從

而辨之院法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三階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就捐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

萬章上



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象曰謨蓋都

君咸我績象舜異母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牛羊父母倉

廩父母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弧朕二嫂使治

朕棲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砥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

君爾忸怩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舜

曰唯茲臣庶汝其干予治廢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

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萬章言我好象之將殺已與何為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

候番刘校子龍九上五 葉金

喜亦喜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為不知象惡已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曰

然則舜偽喜者與詐偽也萬章言如是則為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曰不

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

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

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孟子言不詐

喜也因為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趣深處也故曰校人出曰孰謂子

得其所哉重言之者嘉得魚之志也

校人出曰孰謂子

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

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



如此孟子故於此言故君子老可歲偽以其方類難誣用全  
以非其道也彼象謂以鬱陶思君長以愛兄之道來至於宮  
是以好辭者之矣何為以舜為偽喜者焉言舜不偽也亦若技  
人於子產之謂故子產亦必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耳所謂  
方類者以其在疑似之間故也○註完治至為死矣○正義  
曰云指去其階焚舜之說不若旋階之說通也按史記云瞽  
瞽欲殺舜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  
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為匿空傍出舜既入  
深蒼野與象共下士實井舜從匿空傍出去瞽瞍與象喜以  
為舜死矣象曰本諄者象之謀也象於是與父母分於是曰  
舜妻堯二女與琴象甲之牛羊倉廩事父母象乃止舜居  
鼓其琴詒往見之象愕不憚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  
庶幾復事瞽瞍愛弟彌謹凡此亦其事也○以文記觀之則指  
階之說足此之文也大抵學者不可執此以為深然也○當以  
意喻默然有自判之論可笑○註干楯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  
義曰云干楯也者按孔安國云干楯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  
五楯工楯之屬云戈戟也者禮圖云戈今之勾戟或謂之  
雞鳴或之擗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疏云  
胡子橫插微邪向上不勾不勾似磬之折殺也又云戟今之

卷九上

十一

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  
也論其則別矣云彫弓天子之弓者彫弓漆赤弓也尚書云  
彫弓一形矢百孔安國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形弓所以講德習射示子孫周禮司弓云天子之弓合九  
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  
成規是其等也云五絃琴者史記云舜彈五絃之琴是矣云  
樓亦云蓋取類於禽樓故也○註鄭子國之子公孫橋者○  
而言二女即娥皇女英是也○註鄭子國之子公孫橋者○  
正義曰按三傳云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各僑公子之  
子曰公孫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為鄭大夫公子發字子國  
公孫之子以三火空之為氏  
據後而言世孫為國僑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

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也或曰放焉

于幽州放驩堯于崇山殺三苗于二危殛鯀于

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

萬章上



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

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舜誅四放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

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

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

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

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既已為匹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問曰象不

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

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待於教於其國天

賦與之比諸見放也中有庠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

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薛不使象得豫

之因必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涼師謂若

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此之謂也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通

之言此乃象疏萬章問曰至此之謂也曰象曰以象為事

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萬章問曰象曰以象為事

舜為事然舜既立為天子則放象而不誅如之何孟子曰封

之也或曰放焉孟子答之曰是封象也或人言放焉萬章曰

至在象則封之萬章又問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

殺三苗于三危舜于羽山誅罪此四者而天下於是咸服

此乃是誅戮其不仁者也然象傲極不仁乃反對之於有庠

之國則有庠之國中何罪也仁人固肯如此乎在他人之

以謂仁人必不肯如此也孔安國註尚書云共工象恭滔天

足以致惡故流放之幽州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驩兜黨於

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也三苗國各播雲氏之後為諸侯



史記云共工少皞氏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者也驩兜帝  
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沌者也鯀顓頊氏不才子天下謂之  
饕餮者也曰仁人之於弟也至可謂親愛之手孟子又答之  
曰仁者之人於其弟也不藏怒心不瀾宿怨但親愛之而已  
所以親之者以欲其貴也愛之者以欲其富也今舜封象於  
有庠者是所以富貴之也如舜身自為天子而使弟只為之  
匹夫可謂為親愛其弟者乎有庠國之名號也敢問或曰放  
者何謂也萬章又問孟子或人言放之者是何所謂也曰象  
不得有為於其國至此之謂也孟子又答之曰象之於庠不  
得施政教於其國中天子使使代之以治其國而納天子之  
貢賦焉故謂之為放也象豈得暴彼有庠之國民哉以其使  
使之代之故也雖然不使象得施政教而舜以兄弟親親之恩  
欲常常見之故源源如水之流與源而通不以朝貢之諸侯  
常禮乃來也其自至而見天子如天子以政事接見於有庠  
之君也故孟子云是心之謂也○註云自常常已下皆尚書  
逸篇之辭○正義曰按隋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春秋之間  
考其篇目似列氏壁下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有三卷徐  
遜為之註焉蓋其文也

### 成丘蒙問

白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

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

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威孔子白於斯時也

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成丘蒙孟

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巨

事舜其容有威瞽不自安也孔子以為君父為臣岌岌乎不

安貌也故曰殆哉孟子曰否言不此非君子之言

齊東野人之語也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成丘蒙

東作謂治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

勛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



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言不得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言不得也

矣不以堯為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

如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土也徧天下猶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曰

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言此詩非舜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

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

也是周無遺民也文詩之文章所以與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

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已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三不可謂皆為王臣謂舜臣其父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

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尊之至替養為天子之父養之至詩曰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信

孝道欲以為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

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書尚書逸篇祗敬

敬慎戰懼罔辟既為天子故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

知舜之大孝若果是為父不得而子也以此解咸丘蒙之疑

解上

解上

解上

解上



疏

咸丘蒙至不得而子也。正義曰：此章言孝莫大於

問曰：至誠然乎哉？者：咸丘蒙問孟子曰：諺語有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今舜嚮南面而立，為天子，堯帝乃率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之，而舜見警視其容，蹙蹙然而不敢自安，孔子亦云：於此時也，而天下危殆，岌岌乎如此，岌岌不安之貌也。然未知此諺語實如是乎？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者：孟子答以否，不然也。此語非君子之言也。即齊東作田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之，至是二天子矣。孟子又言堯帝既老而舜於攝權堯行事，至二十有八年，放勳天子也。堯典之篇有云：言舜攝堯行事，至二十有八年，放勳乃相落而死，放勳堯之號也。堯氣往為阻體魄，頹為謫大，則死也。堯既死，天下百姓如喪其父母，三年四海之內絕盡八音，以其哀思之甚也。禮記曰：生曰父母，死曰考，曰妣。鄭註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此之言也。堯於考，故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也。孔子云：天無兩日，民無兩王。加舜既為天子矣，又豈諸侯以為堯三年之喪，是則為二天子矣。言曰：與王不可得而並也。以其攝方攝堯行事，未為天子故也。咸丘蒙曰：至非臣如何者？咸丘蒙又言舜之不得曰堯，則我既得聞教命矣。然而詩小雅北山之篇有云：徧天之下

五經卷九

十一

七

莫非為王之土也。猶上之賓，莫非為王之臣，而舜既得為王之臣，而舜既得為天子矣。敢問舜父瞽瞍之非，巨是如之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至是周無遺民也。者：孟子又答之曰：此北山之詩云：非是僻臣，父之謂也。其詩蓋言勤勞於三事，而不得奉養其父母者也。故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言皆是王臣也。以其無非為王事者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奉養其父母也？故以是而怨之也。故說詩者不以文而害道，其辭又不可以其辭而害道。其詩人之志，以已之心意而道求，知詩人之志，是為得詩人之辭。盲人如說詩者，但以歌詠之辭為然而不以已之意而求詩人志之所在，而為得詩人之旨而已矣。則雲漢之篇有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此言也。是周無遺民矣。殊不知此雲漢之詩，其詩人之志，蓋在憂旱災，以其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民無有孑遺，子遺，信不遭旱災者，非謂無民也。子單也。孟子引此所以證此北山之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亦非謂僻臣父之意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至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者：孟子又言孝子之至，不可以有加者，莫大乎尊親為之至也。傳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奉養其親，是為尊親之至也。今瞽瞍為天子之父，是舜尊親之至者也。舜以天下奉養之，是養之至者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云：武王

萬章上



長言孝心之所思所思者維則法太王季文王三后之所  
行耳此亦舜之謂也書於大禹謨篇亦云舜敬以事見于父  
嬖嬖然憐懼齋莊戰栗警視亦信順之見舜以瞽為父而不  
得子之也孔安國註云祀敬戴事也元信若順也○註咸丘  
蒙○正義曰云為孟子弟子齊人也者他經傳未詳今按春  
秋威公七年有焚咸丘社預云咸丘魯地以此推之則此所  
謂咸丘蒙者豈咸丘之人有以蒙為名者邪是未可知也註  
乃云齊人也者蓋魯國孟子時為齊之所履故咸丘之地乃  
為齊之地故也有所問於孟子即為齊子矣○註書平糶東  
作○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註詩小雅北山之篇○正義曰此篇蓋刺幽王變使不均已  
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註大雅下武之篇○正義  
曰此詩蓋詠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也○註  
逸篇○正義曰據今天禹謨有云此非特止於逸篇也○註  
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上







